

接老父亲回家

■陈龙兵

父亲离去，转眼已是十四天。再过三日，便是民间所说“回煞”的日子，我们全家静静等候，盼着接父亲踏上归途。思绪不觉回到多年以前，无数个月色苍茫的夜晚，我跟随着父亲，穿行在深山崎岖的小路上。

父亲生于1949年，少时读到小学五年级，便被保送进入竹溪一中，后又求学于竹溪、竹山师范。毕业那年，同窗争相奔赴城镇，他却主动请缨前往兵营镇最偏僻的教学点——柴家梁子、四条沟，两处山坳闭塞难行。他一卷铺盖孤身进山，一守便是数十载。母亲常说，他初次归家时鞋底磨穿，脚底遍布血泡，却只笑着宽慰家人：“山里孩子求学，要走更远更难的山路。”

我读小学五年级时，升学考试是一道分水岭，落榜便要务农或外出打工。每到周末，我便从银杏完全小学快步奔向柴家梁子，待父亲送走学生、批改完作业，暮色早已笼罩群山。或是借清辉月色，或是举一支火把或手电筒赶路。山路崎岖陡峭，父亲总把火光高高擎起，遇陡坡险坎，便回身伸来一双手。那手掌布满厚茧，指节粗硬，握在掌心，却有恒久温热。多年后我读《论语》，看到“君子不忧不惧”，忽然想起那些夜晚——父亲从不回头张望，他只管往前走，火光稳稳地举着，仿佛世上没有他照不亮的路。

久居深山，父亲性情内敛寡言。白日授课，深夜独对油灯备课，满心话语尽数付与课本。待人素来轻声温语，笑也只是唇角浅扬，如湖面漾开微澜，骨子里却藏着一份执拗。旁人劝他调去乡镇完小，他总摇头：“这荒山野岭的，我一走，便没人愿意来教书，山里的孩子要更加遭罪。”

父亲为人耿直坦荡，不懂圆滑周旋，凡事宁可独自隐忍，不愿与人争执分毫。半生辗转迁徙，一处居所刚安顿些许时日，便又动身迁居，简陋木箱装着教案、课本与层层油纸包裹的奖状，便是他全部的家当。我曾问他，是否盼一处安稳居所，他默然片刻作答：“讲台在哪，哪里便是家。”

长大后，我也成为一名乡村教师，在竹溪偏远山区耕耘数十载。身为老党员，他常叮嘱我，要倾心待学生、忠诚守岗位，踏实做好分内之事。后来，在县教育局、县委组织部工作，我铭记并传

承着父亲不怕吃苦、默默奉献的本心。

几年前，新房落成，我始终盼着接他到新居安度晚年。我特意收拾一间向阳卧房，终日暖阳铺洒。几番劝说，他都婉言推辞，怕上下楼不便，更怕拖累儿孙。我深知他骨子里的要强。他素不饮酒，唯有茶烟相伴。某个深夜，我携带上好毛尖与香烟前去探望，我虽早已戒烟，却也点燃一支香烟与他坐。青烟缓缓盘旋，茶汤渐凉。良久，他轻声提起：“儿时走山路，你总踩着我的影子。”我心头一酸，他又淡淡一句：“如今，你早已走得比我安稳，要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。”那一晚月色浸窗，我懂了：他不愿搬来同住，是不愿成为儿女的牵绊，却早已将半生温情根植在我心底。

今年入夏，父亲忽然腿脚滞滞，上下台阶需扶墙借力，偶尔吐血，身形日渐衰颓。我心里隐隐不安，再次劝说他搬到家中居住，他依旧不肯松口。我与姐姐只好一有空便送吃食、清扫屋舍，静静陪他静坐闲谈。他倚在藤椅上，望着我们忙碌，不多言语，只是安静凝望，眉眼间满是柔和。

变故猝不及防。五月二十三日，父亲突然陷入昏迷。县医院急诊室的灯亮了一整夜。此后二十个日夜，姐弟三人轮番守在病床前，我执意不清护工。心底藏着难言惶恐，生怕转瞬合眼，便错失与他相伴的最后时光。医生数次委婉告知病情，我清晰感知，父子相守的光阴，正在一分一秒缓缓流逝。

六月九日高考落幕，孙女第一时间奔赴病房。他勉力睁开双眼，紧紧握住孙女的手，低声呢喃：“明天，我们回家。”孙女哭得说不出话，只是一个劲点头。

六月十一日晚八点一十八分，女儿轻握父亲左手，我攥住他日渐寒凉的右手。监护仪上心率数字缓缓下坠，跳动的波形最终归于平直。他神色安然，静静走完这一生。

遵从遗愿，我将父亲安葬于老家老屋旁，抬眼便能望见当年执教的山村，也看得见我们年少同行的山间小路。下葬那日黄土覆棺，我忽然读懂他那句“讲台在哪，哪里便是家”，而他真正的归处，藏在每一段记忆里：山间火把、灯下清茶、病床浅笑，藏在我每一次抬头望月、每一次踏上归途的念想之中。

（作者单位：竹溪县委组织部）

观心境

■刘毅

有天中午，我到常去的小饭馆买小炒当午餐。付款时，老板神情有些异样，迟疑了一会儿才试探着问：“昨天买的油炸花生米，是不是……”我平静地笑了笑：“哦，你是问那个啊。”老板看我不像在意的样子，放松下来，主动说：“花生米好像起锅早了点。”

“你不说，我都忘了。”

老板挺高兴，跟我唠叨起来，说特意多炸了一会儿，结果火候还是欠了。我安慰她：“哪能每次都完美？要的就是现炒的烟火气嘛。”

出了小店，边走边回味刚才的对话，忽然对叔本华那句话有了切身体会：“幸福是痛苦的暂时缺席。”

人的痛苦源于欲望。欲望满足了，幸福感短暂降临，随之而来的是目标实现后的空虚，以及新的、更难满足的欲望——痛苦很快卷土重来。

“暂时缺席”四个字，才是关键。

想通了这一点，也就自然推导出：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，本身无所谓好坏。当事人觉得好还是不好，全看他对这件事抱有什么样的预期。

就拿我手里这包火候欠佳的花生米来说——

如果我希望它完美无缺，那心里就会翻来覆去地纠结：要不要退钱？老板是不是走神了？即

便退了钱，内耗也不会停，负面情绪能缠很久。

如果我顺其自然，觉得反正能吃，那这件事转眼就过去了。如果我恰好喜欢现炒的锅气、反感预制菜，那这包不够酥脆的花生米反而正中下怀，甚至还有一点小欣喜。

同一件事，预期不同，感受天差地别。苦乐相生，无非如此。巧的是，当晚跟远在俄罗斯留学的儿子视频时，这个道理又应验了。

儿子在托木斯克，说想我了。我问起他何时毕业回国，他叹气说，霍尔木兹海峡打仗，机票涨了两倍多，只能先坐六天火车到中国，再转高铁，言语里满是无奈。我想了想，问他：“假如你这辈子都回不了国，一辈子留在俄罗斯，痛苦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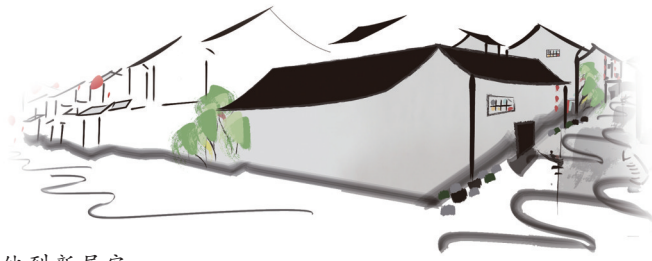
“会，很难过。”

“那假如命运忽然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坐十二天火车就能回来，这十二天里，你幸福吗？”

他沉默了很久，眉头倒是慢慢松开了。我没追问答案，只说：“我没有偷换概念吧？这种情况，理论上成立吧？剩下的，你自己琢磨。”

少一点贪念，多一分平静地接纳缺憾，幸福感自然就多了。

（作者地址：张湾区车城西路家和苑）



星光垂落人间，静静看守着奔波的世人。荒草间的墓碑默然伫立，温柔守护着长眠的逝者。而我，收拾好满身心绪，转身奔赴漫漫天涯。

夜色漫上来时，天地便被星光拥住。细碎的光芒从苍穹洒落，不耀眼，却绵长，掠过街巷、旷野、山谷，落在每一个行色匆匆的肩头。人世浮沉，有人为生计奔走，有人为心事困顿，有人在原地徘徊。纵有悲欢起落，昼夜更迭，星光始终如一，无声地凝望、陪伴。它不问人间得失，不惧俗世纷扰，只是做最忠诚的守望者，陪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过朝暮，接纳所有平凡与遗憾。身处人间，我们都在星光的照拂下，用力生活，也默默承受，在烟火里辗转，在岁月里前行。

尘世的尽头，是一方静默的墓碑。青石为骨，刻下过往姓名，立在清风与草木之间，守着归于尘土的灵魂。生死是世间永恒的轮回，那些离去的人，告别了人间烟火，长眠于大地怀抱。墓碑无言，隔绝了喧嚣，也留住了思念。春去秋来，风雨冲刷碑面，荒草枯了又青，它始终驻守原地，替活着的人留住回忆，替远去的魂灵守一方安宁。生死两隔，此处是归途，是岁月最终的停靠站，从此不问前路，静享长眠。

一边是星光守护的人间，一边是墓碑安守的故地，而我选择走向天涯。我不愿困在一方天地里，被过往牵绊，被琐事束缚，也不愿停在生死交界的渡口，沉溺回忆。人间有温情，故地有牵挂，但心之所向，是远方辽阔的山海。

背起简单行囊，踏上路途。天涯没有恒定的归宿，只有不停歇的脚步。途经山川溪流，看云卷云舒；走过古镇荒原，遇见尘世百态。风拂去心头积郁，路拓宽眼界心胸。不必执着于眼前得失，不必纠结于过往遗憾，前路漫漫，处处皆是风景。

星光依旧高悬，照亮来时路；墓碑静静伫立，安放旧时光。人间有守望，故地有归处，而我自向天涯。以脚步丈量天地，以心境接纳浮沉，在漂泊中寻自在，在远行中悟人生。这一路，不问终点，不惧孤单，只顺着心的方向，一往无前。星光守人间，墓碑守亡魂，而我，守着一份自由与坦荡，行走在无边天涯，让余生，皆在奔赴之中。

（作者地址：十堰市老虎沟路22号）

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@163.com

